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三十九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七

起壬午明神宗萬歷十年盡　凡十年
辛卯明神宗萬歷十九年

壬午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居正言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則見年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乎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餘那作帶徵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誅求無巳民何以堪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槖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今

戸部自隆慶元年至萬歷七年各省未完帶徵錢粮一百餘萬而江南蘇松兩府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税粮原重故逋負獨多非應天巡按孫光祐具奏請蠲戸部以干係國計未敢擅議竊謂德恵當出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矣乞諭戸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免一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太倉之粟可支十年

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允巡撫浙江討定之

初杭州東西二大營兵每名月給餉銀九錢巡撫都御史吳善言奉詔議減三之一各兵稍有怨言至是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搆其黨擁訴巡按御史張文熙且言春汛届期例應防海若搭銅錢不便攜帶文熙好言慰遣之善言遽出示曰餉減已定不顧者聽其歸農兵遂大譟三司官往諭因圍繞不散行文熙

傳諭始釋而擁入撫廨縛善言以出痛毆之文熙率三司官吳恩及巡鹽御史孫甸等多方戒諭始解散歸善言文熙因劾善言撫馭乖方自貽戚辱至于營卒應嚴懲首惡以定人心時朝議以佳允才令代善言為巡撫佳允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名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一乃佯名文英廷用予以官帶而密囑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擢詔褒美

質實

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初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為堤騎直入官署劫佳允索帑金佳允色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名入立擒賊由此知名由戶部主事累遷宣大巡撫時青巴圖已服其弟蒙固岱猶桀驁所部巴哩掠塞外總兵官麻錦擒

之佳允命錦縛巴哩將斬而身馳赦之巴哩叩頭誓不敢犯邊因與總督鄭洛以計服蒙固岱入為兵部右侍郎張居正以為才故令代善言善言成安人張文熙臨桂人孫旬萊陽人

發明　善言減餉激變辦理固屬未善然兵丁敢于鼓譟入廨縛毆巡撫則判逆當誅此而不立示重懲國法安在張文熙身為巡按御史僅以多方勸諭解散營卒曲示調停並未聞擒獲一人置之重典轉先糾劾巡撫神宗亦遂以此罷黜善言是適足以長亂兵之智矣杭民之亂未必非效尤而起設其時亂兵與亂民相合其患將不可收拾佳允權宜定變雖首惡伏誅而標兵習見巡撫之可以撼搖卒伍漸以縱驕民情因之不靖何怪乎亂之日長也

博斯呼寇義州李成梁縶斬之

泰寧部博斯呼與弟綽哈子布延圖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夷堡參將李平胡射中博斯呼脅墜馬斬之寇大奔追馘百餘級兆哈等慟哭去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之于塞外敵少戢

賚賓鎮夷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其東南有盤巔可以按伏

夏四月京師旱疫

是月戊子朔詔諭禮部令民及時農桑毋事游惰及庚子以旱祈雨敕羣臣修省五日復以疫癘盛行死者甚衆勑太醫院官廣施藥餌出大倉之銀振邺之

寧夏土軍作亂旋討平之

寧夏靈州土軍馬景等作亂殺參將許汝繼屠其家巡撫都御史晉應槐討誅之是時禮科給事中石應

岳上言浙江旣標兵毆辱撫臣靈州復士卒屠戮參將四月末旬彗星出于五車雨澤愆期風霾蔽日人民疫死農務無依天異人變疊見可謂警戒矣惟陛下抑左右之專恣斥侍從之談佞損燕私過席之樂罷營繕不急之工石應岳疏入詔臣工修省賀賓龍巖人

彗星見

丙辰彗星見西北形如匹練尾指五車歷二十餘日始滅

夏五月免先儒後裔丁糧

從福建巡撫勞堪請也免先師孔子及宋儒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游酢眞德秀劉子翬故大學士楊榮後裔各丁粮有差

振畿內饑

户科給事中顧問言順天等八府自萬歷八年雨暘愆期收成寡薄至九年十年恒暘禾稼枯槁是以民有菜色元氣重傷生者逃移死者枕藉真定大名一帶尤甚宜特加振邮并蠲免田租從之

質實

顧問湖廣德化人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振太原平陽潞安饑

三郡大饑發庫貯及商稅銀并倉穀相兼振濟

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尚書潘晟兼武英殿大學士

吏部侍郎余有丁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尋罷

先是三月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許之帝頻頒勑諭問疾出金帛為醫藥資至是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之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偏閱然尚不令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優詔慰留會遼東奏捷加居正太師初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明世文臣無真拜三公者有之自居正始已而居正自度不起乃薦晟及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強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命下甫五日晟為言者交

質實　潘晟新昌人余有
章劾罷　丁字丙仲鄞人

張居正卒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諡文忠○張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為史官時嘗曆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帝亦悉心聽納用成梁戚繼光委以邊事南鑾累世負固者以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清郵傳核地畝故神宗初政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之力也然其禍中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士大夫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繼竟擬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成權震主帝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子孫並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為背居正遽厲聲曰當讀作勃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

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驂乘云

秋七月振陝西饑

陜西平凉慶陽延安三府屬被災最重臨洮鞏昌二府被災次重命以全陜積貯倉糧委官分振

八月皇子常洛生

恭妃王氏出也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妃初為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内閹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為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毋以子貴寧分差等耶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遂生皇長子即光宗也

馮保與閣臣表
裏爲奸權傾一時
柄其惡已稔使
非張鯨從㫁宏
於外廷雖列其
罪狀神宗亦必

冬十月振蘇松諸府災

蘇州松江諸府大水衝壞居民以千萬計漂流田禾十餘萬頃死者二萬人故有是振并蠲免錢糧有差

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爲奉御安置南京

初保内倚太后外倚張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大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横如故潘晟既罷保方病起詬曰我小恙遽無我耶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廕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之其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内官張大受等竊權如故然是時帝已積怒保東宮舊閹張鯨素害保寵謀去之其同

不遂能動聽然
鯨之意在于移
寵故本願推申
遂乃怙山混甚
蓋宦豎原無善
類其互相排斥
原不過為固上
行私一保去而
一保來豈能且
愈深因其後李
沂等之論糾劾
神宗轉以為篤
詞叛後由庇奸
閣社遂城觚票
雖已難為力況
從而假其柄歟

事張誠向為保所惡斥于外至是復入兩人乃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請令保閒住帝猶畏之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入會御史江東之首劾保黨徐爵帝下爵獄論死御史李直遂列保十二大罪帝震怒遂謫保奉御南京安置籍其家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為張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帝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驟貴也江東之并糾吏部尚書梁夢龍賂徐爵得官工部尚書曾省吾吏部侍郎王篆皆被論得罷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郭維賢字哲卿晉江人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李植字汝培江都人曾省吾彭澤人王篆夷陵州人

復建言諸臣職

無忤醜詐之日
蒞繁滋也

御史孫繼先言人君欲建久安長治之功必重直言敢諫之士前日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以張居正奪情一事建言得罪至廷杖遣戍陛下豈不知諸臣無罪但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安居正之心頃因御史李植言斥馮保則諸臣賜環不可稽遲矣至忤觸居正如徐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模孟一脈王用汲等亦當一體復用以開言路從之因併復維賢職

質實 孫繼先字應甫孟縣人趙應元三原人孟一脈東阿人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

以嚴清為吏部尚書

清素著清望張居正當國清任刑部尚書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錄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餽絕甫

戚繼光嫻于兵法且在薊鎮年久邊防修舉克著成勞豈得謂之不宜于北即張居正前此與之商榷使無掣肘實由驟懷固事而罪迹涉私交不但不可以罪繼光并不可以罪居正乃言

半歲得疾歸 質實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

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

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閣臣擬旨遂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邊防修舉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談兵家遵用焉 質實 張鼎思長洲人 明史藝文志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四卷練兵實紀九卷

癸未 十一年春正月飭嚴邊備

路雖知許居正
秉鈞任事遂爾
過事吹求妄加
抨擊凡所糾
迸竄一切中傷
之間臣概以罪
思一言遂相讎
兆遠地止圖進
一時私意全不
計國家興替需
才總由神宗阿
柄下移諸臣得
任情黜陟得
不日底蹶亡乎

京師風霾靈臺奏主邊兵因
飭兵部令各邊將慎加防備

閏二月帝如天壽山謁陵

免所過田租是秋九
月復如天壽山謁陵

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
再奪謚斥其子錦衣衛指揮張簡修為民居正諸所
引用者斥削殆盡吳中
行趙用賢等還官有差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為居正卒四維
始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

事請蕩滌煩苛宏敷惠澤帝納其言朝政為之稍變四維復引居正所沈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属至是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申時行為首輔四維溫語時行客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為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默默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父訃至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闋而卒

以許國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四維既去申時行為首輔國素與時行善由是政府無間 貿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

階里居後為高拱所厄及拱罷始得安帝之元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至是卒贈太

師謚文貞諧恭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嵩初罷諧以三語榜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是眾擬公之同列言路亦益發舒當時翕然稱諧為名相焉

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初長白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哩削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為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以小舠乘之令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搆兵或汲

于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
此天生聖人也遂迎舁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
爭推此人為主以女百里妻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
于是布庫哩雍順居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
城國號曰滿洲實為我
朝開基之始數傳後有名樊察者以國人叛遁于荒
野追者將及之有神鵲止其首追者疑為枯木遂得
免後轉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嗣興威服諸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時
有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勘定衆亂統一諸國
繼而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畧蓋世號為
聰睿貝勒時諸部爭奪不已
太祖恩威並用漸次削平會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
外蘭者陰構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呼城主阿泰
章京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呼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
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
屠之遂并害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讎乃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遁于甲版遂克其城而歸既而復進征甲版城尼堪外蘭乃逃于鄂勒歡地築城以居

太祖尋復進克鄂勒歡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齊薩率四十人索之邊吏執以畀齊薩遂斬之而歸自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

質實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山高二百餘里橫亘千餘里山之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之水出焉東自寧古塔西至奉天府諸山皆發脈于此尼堪外蘭築鄂勒歡城在是年八月執斬尼堪外蘭在丙戌年

發明臣等伏覩史牒所載自古帝王莫不以開創艱難勤勞締構而承

皇穹付畀奄受萬方仁義兼施德威並濟得天下之正從未有盛於我

朝者也洪惟
天造有邦
龍興東夏靈源肇誕朱果開祥于是長白營居曼珠錫號
神奇拗蹟實與生民元鳥同貽瑞應之符嗣
世德重光遵時篤慶
皇天眷顧始集大命于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智勇遐邇景從值明政不綱釁生疆吏
因釋憾于阿泰章京殺焉潛逞、
太祖高皇帝赫然震怒以一旅徂征罪人斯得而明人不
思輸平尋約尚復包藏禍心
太祖高皇帝爰仗義執詞底明之罪以七大恨告于
上帝
天助有德師克在和明人四路出兵掃如隕籜遂戡遼定
瀋兆宅大東乃
聖度同天猶不欲究戎兵屢貽書請好以冀其悔悟
太宗文皇帝纘承鴻緒以明人罔有悛心

親御六軍觀兵畿甸前戈所指堅壘咸摧明人僅保都城勢同纍卵然且垂成弗取抑銳班師是則我之有造于明者甚大洎明社既屋禍起潢池復因吳三桂迎請大兵入關掃清京輦戮剪鯨鯢為之報讐雪恥
世祖章皇帝乃定鼎燕京追崇謚號守護陵園其加禮于勝國者至優極
聖朝創業凡舉動之光明正大允為夐絕前古而圖倫一役義問昭宣實開億萬年
興王之祚謹依通鑑輯覽之例特筆恭載自後
隆猷
顯烈與明紀相涉者無不次第備書用以闡繹
神謨昭垂奕禩是不獨非漢唐以來所克比擬萬一即殷周嬗代懋德猶滋者又豈可以相提而並論哉

六月振湖廣災

湖廣承天漢陽鄖陽襄陽四府各罹水患因命巡按御史等動支布政使司庫錢粮并撥鄰近府縣所貯銀與倉穀相兼分行振卹

冬十月振河南災

河南商水等四十四州縣水災分别振卹有差

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慈寧宫災

慈寧宫災太后移居于乾清宫命百官修省三日給事中萬象春言保身節用二事御史丁此呂言慎舉動宏聽納正典刑去倖位訓近侍五事俱報聞

質實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 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

甲申 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丁卯京師地震有聲

至五月京師復地震

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方疏言成祖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今既褒表忠魂建祠致祭其墳墓苗裔厚加恤録而姻黨猶滯覆盆如江西胡潤一族赤矣內親盡矣猶抄解外甥分戍若此者不一而足乞査前項姻戚有在戍者並宥還鄉部議願回者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帖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儒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至光宗時併泰子澄戚屬後裔亦俱放還

質實 屠叔方秀水籍平湖人

夏四月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搆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寃言居正強占欽賜田產遼邸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及侍郎邱橓等往荆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應名還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富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

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申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帝為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帝乃聽巍出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名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因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賀賓羊可立汝陽人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高啟愚銅梁人

楊巍海豐人

騰衝遊擊劉綎討平隴川賊

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而訖室岳鳳方用事欲降緬遂誘士寧而酖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瑞體偽命代士寧以為宣撫既而瑞體死子應裏嗣鳳尊之入寇窺騰越永昌諸處已陷順寧指揮吳繼登等戰死事聞詔以綎為騰衝遊擊鄧子龍為永昌參將提兵往討當是時迤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緬進逼姚關勢甚盛會綎子龍兵至諸土兵亦大集綎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地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餘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而分兵起沙木籠山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遂請軍門降時諸部蠻視鳳為向背緬亦倚鳳為心腹鳳既降諸部俱殺緬使來歸綎率兵進緬直抵阿瓦應裏退走阿瓦酋猛勺諳綎降猛勺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岳鳳伏誅○緬甸在雲南西南嘉靖中孟養木邦酋攻殺緬酋莽紀歲分有其

地紀歲子瑞體奔匿洞吾毋家既長遂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大古剌濱海與佛郎機鄰古喇酋兄弟爭立瑞體和解之因德瑞體爭割地為獻受其約束瑞體乃舉衆絕古剌粮道殺其兄弟盡奪其地諸夷皆畏服之遂復入緬陷鳳密併孟養勢益强于是木邦蠻莫諸部皆叛附之岳鳳者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多士寧妻以妹使為記室鳳媚士寧而奪其權至是遂誘殺之鳳亦伏誅未幾緬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戰却之巡撫陳用賓築八關于騰衝列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久之緬為暹所困勢頓衰然近緬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質實　騰衝衛在騰越州城南本騰衝衛軍民指揮使司明嘉靖二年改置騰衝衛順寧本蒲蠻地元置府明仍為府以寶通等州縣省入今因之姚關在甸灣土州北接順寧界攀枝花地名在姚關南阿瓦城名為緬中五城之一

冬十月余有丁卒

有丁自七月以疾在告十月再以病乞休不允遂卒

十二月以王錫爵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爲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錫爵因救命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屏前爲日講官數奏剴摯帝斂容受之稱爲端士及是先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僅三年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搆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推之比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善植由是大恨質

實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

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并宜從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先是隆慶元年都御史徐栻等言王守仁陳獻章宜從祀給事中趙思誠等言二人不宜從事其後御史詹事講上言明興二百年來諸儒聿興直肩斯道若薛瑄王守仁陳獻章其最著者也今瑄已入祀而守仁獻章格于議而不得與夫守仁之功烈文章獻章之出處大節雖其言良知言主靜若近于偏枯顧言知而未始廢行言靜而未嘗離動合一之功與宋大儒之論同歸一致宜以守仁獻章並從祀于是申時行等議上以居仁亦宜並祀詔以三人並從祀孔廟列于薛瑄之次

質實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居仁聞

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

乙酉十三年春二月旱大雩

京師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復大雩

三月山西地震

先是二月南震至是山西西山陰縣地震旬有五日乃止

李成梁襲巴圖爾綽哈大破之

巴圖爾欲報父博斯呼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婿呼達糾西部伊勒敦等以數萬騎入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元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冠已先覺整衆迎戰成梁

為疊陣親督前陣擊而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五月敵犯瀋陽伏精騎塞下誘官軍遊擊韓元功追襲之敗死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而西部伊勒敦亦窺遼瀋成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擣破伊勒敦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質實

鐵嶺遼銀州明置鐵嶺府今為鐵嶺縣屬奉天府蒲河在奉天府承德縣西北明置千戶所于此今廢李松大城人〇已圖爾舊作已土兒呼達舊作花大伊勒敦舊作以兒鄧又作銀燈今並改

以尚寶少卿徐貞明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言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彊地而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

水田雖間可行于西北然亦惟平流浮澌者始可引為灌溉之資非若東南之隨地可施溝畎也蓋水利之興必先順水土之性南方土性橫故拖水能行北方

矣又河流多變遷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卒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若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澗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猫兒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于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高腴元虞集欲于京都瀕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重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

土性立故汝水而入且南方港汊湖泊溪濱逈相注故易為力然未聞衆長江大澤悉歸以浸被稻田也若北地水勢湍悍盈涸無常且多係經流獨資雖支河宜浸止能斂其浸潤之成而埋堤坊過之餘[illegible]沙亦惟閑宜麥[illegible]宜防堤以水[illegible]

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畜常充國計永無絀矣疏入時以財匱不能舉會御史傅應禎建言廷杖下獄貞明入獄視之坐貶太平府知事破謫南行次潞河著潞客談一書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兵部尚書譚綸見之謂其必可行于是貞明召還為尚寶丞矣工科給事中王敬民薦會會巡撫張國彥等方開水利于薊州永平間有效遂加貞明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令遍歷郊關與撫按等官講求流濬瀦蓄之法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利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乃罷

賫實 猶兒灣在雄縣東灤州隋屬平州遼分置灤州明亦曰灤州屬永平府今因之慶雲隋無棣縣明永樂初避諱改曰慶雲縣屬河間縣之滄州今屬天津府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潞水客談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

乃必不然之事也元時虞集首倡水田之議而未竟其效已為明驗徐貞明乃欲遍青徐遼海盡起良田實未能審形度勢至其潞水客談所載非不娓娓可聽而修舉未閑臚陳大利紙上空言仍不離乎書生迂濶之見耳

幾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澇有備利一也中人治生無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粮棲畝皆倉倉之積利二也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也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也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也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為亂水利興則農業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也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簡北賦省而役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也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當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

之費甦班戍之勞停勾攝之苦利十一也宗祿浩繁勢將難繼自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也修復水利則做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均地可做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時戶科給事中蕭彥疏言水田之利其不可不成者有四而不可不審議者亦有四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水利既興昔取諸東南今取諸堂奧之外也不可不成者一也西北有水利則東南可以息肩而漕輓之費所省又多不可不成者二也敵利于騎不利于涉溝洫有制是不牆而堵不兵而衛也不可不成者三也昔也曠莽今也蕃育生聚教訓安邉長利不可不成者四也然西北之不譜水田也舊矣驅而為之緩之則無濟于事急之則有戾于民是人情之議也不可不審者一也墾田之夫每邑不下千人派之民邪以為厲矣徵之江南邪千里

齎粮遠赴田作有望而走耳是墾田之夫之議也不可不審者二也臣彥往閱邊于寧夏古稱塞北江南也又素有水田籍漢唐二渠不煩微力然往往就荒驅之領田如赴湯火又嘗閱邊于甘肅有先撫臣楊錦者為墾田之議而軍不顧種乃分派各堡另墾卒無成功此邊人之習也墾田百萬法當給五萬人若曰自領之而自墾之脫無領者將不墾之乎是領田之戶之議也不可不審者三也沿邊無種贖土居民利而私種之久矣墾而為田勢必起科能欣然就邪至于廣野有沙壓之虞水濱有泛溢之慮但一相度可知已是起科之議也不可不審者四也王敬民河南西華籍應天句容人張國彥直隸邯鄲縣人

夏四月京師旱大雩

帝步禱于南郊面諭大學士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後宜

慎選有司乃詔中外理冤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先是李植等疏劾尚書潘季馴朋奸罔上詔削季馴籍擢植太僕少卿江東之光祿少卿羊可立尚可少卿至是御史蔡系周以旱上疏劾植且言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蓋實由植所稱尚書謂季馴也于是東之杭疏求罷可立復代為植辯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賈實蔡系周華之帝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容人齊世臣南昌人吳定安陽人

秋七月雷震郊壇

震郊壇廣利門及齊宮門傷獸吻詔羣臣修省

八月京師地震

九月彗星見

彗星出羽林傍形如彈丸尾長尺許指東北每夕移東行芒漸小

閏九月振鳳陽淮安災

漕折銀例不准留至是以二府重地留漕振濟

帝謁大峪山閱壽宮

先是十一年帝謁山陵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壽宮于太峪時李植以巡按御史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以江東之疏爭不果既而帝于十二年再往臨視遂作宮于是年八月既興役矣植以壽宮有石中時行與學謨姻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與江東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

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時行奏辯白車駕初閱時植東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奪俸半歲未幾復以王錫爵言貶三人官然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恐寶座將置于石上至是復親詣閱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于外

徐學謨字叔明蘊州府嘉定人

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疏言郊祀必躬親載之會典乃者秋七月雷震郊壇恭繹德音宣示臣工共圖修省今歲以宜親郊以答天戒代攝之舉未可以為常疏入王三餘帝以其奏請不早詰責之仍遣官代

王三餘安平人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為皇貴妃

周官大事從長小事專達特為服官課績而言若諫官職司獻替則據事枚陳宜務申自靖之義古稱臺無長官正為政府副封力杜門户惡習也時行逆揣上指令諸曹不得專達聽其長

質實 鄭氏大興人帝初年入宮封貴妃至是進為皇貴妃

三月禁部曹言事

鄭貴妃有殊寵生子常洵遂進封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藉藉疑帝將立愛户科給事中姜應麟言欲别嫌明微莫若册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帝怒貶應麟黃昌典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沈璟亦疏請立儲謫行人司司正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㬎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于是言者蠭起皆指斥宫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户之禍大起

質實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沈璟吳江人劉復初高陵人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

擇而獻之是不惟啟黨援之漸且愈滋煽蔽之奸卒之疏不進御則建言者明知披覽弗親益可詩張為幻且藉以攻擊異己而盗名於執無所忌憚何異揚湯止沸哉

夏四月京師地震

癸酉寅刻震有聲申時行等奏曰恒暘不雨陽亢也地震弗寧陰縱也願祇天戒恤民艱慎起居修政事

報

聞

六月松茂番平

茂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為吏民患王廷瞻撫蜀時嘗遣卒擊破丟骨人荒没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要索無已其所索例有新班錢熱衣錢架梁錢躧草錢放狗錢掛綵錢斷酒錢等名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勢復猖獗十三年夏楊柳番入犯金瓶堡殺守將巡撫雒遵總兵官李應祥討定之番恃強剽如故會徐元泰代遵撫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守將出擊賊稍解

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叅將朱文遠等將諸路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雖多遇急不能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焚碉房千六百有奇俘馘以千餘計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達昌諸番及邛部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蜀中劇寇盡平應祥由是威名甚著

○是役也將士三路夾攻諸軍得所積稞粟留十日盡焚其砦自是羣番震驚不敢為患邊人樹碑紀積

嘉靖初邊之垣祖輪以指揮討茹兒賊破殺漆其賀頭為飲酒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

實松茂諸番惟丟骨人荒沒古三砦最强金瓶堡在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南蒲江關亦在松潘廳南今曰鎮江關邛部漢越巂郡地後用置邛部郡元為邛部州明廢州置衛隸行都司今寧遠府越巂廳屏山

蜀漢置馬湖縣明為馬湖府治萬歷十七年置屏山縣屬馬湖府今屬叙州府王廷瞻字稚表黄岡人維遵字道行涇陽人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徐元泰宣城人

秋七月飭嚴保甲

是夏振直隸河南陝西及廣西潯柳平樂廣東瓊山等十二縣飢是月振江西災時山西盜起河南淇縣賊王安聚衆流刼尋勦平之勅户兵二部令各撫按官查災重地方蠲振招撫并申嚴保甲緝捕盜賊

質實平樂漢荔浦縣三國吴置平樂縣明屬廣西平樂府瓊山唐置縣明屬瓊州府淇縣漢朝歌縣元置臨淇縣至元三年省臨淇縣為淇州明改曰淇縣屬衛輝府今并因之

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遣繼母憂詔
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月杖禮部主事盧洪春於廷削其籍

帝累詔稱疾郊祀廟享多弗躬親禮部主事盧洪春
上言陛下連日以疾免朝享廟遣官恭代若真疾耶
則當以宗社為重毋務為豫樂以基禍若非疾也則
當以詔旨為重毋務為矯飾以起疑疏入帝大怒傳
諭内閣數百言責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
官不從廷杖六十斥為民給事御史先後申救奪俸
有差

盧洪春字思質仁東陽人

十一月祀南郊

還御皇極
殿受賀

丁亥十五年春正月振宗室

宗室懷仁王府奉國將軍充𤇺奏各宗貧窘可憫狀帝因命發帑振給戶部因請陝西河南山東山西歲大凶照懷仁

貿實明太祖第十三子桂封代桂第府一體振給

貿實八子分封懷仁六傳至充𤇺

三月詔徹哩克襲封順義王

初諸達死徹辰汗襲至是徹辰汗死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生女而為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諸

貿實徹哩克舊作部畏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貿實撦力克徹辰汗即徽台吉改名舊作乞慶哈今並改

夏四月旱

命百官祈雨

京師地震

是夏五月代州振武衛鴈門所太原陽曲徐溝交城同日俱地震 振武衛在代州治東南明洪武中置代州北四十里鴈門守禦千戶所在雁門關明洪武七年間置屬振武衛今屬代州治在州屬二十里

六月京大師大雨

京師災荒疊見冰雹橫擊大雨如注官民牆屋所在傾頹溺壓死者無算命順天府振卹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告災河北尤甚山西陝西河南山東並旱蝗振有差戶部右侍郎孫丕揚上言黃河以北飢民食草木陝西富平蒲城同官諸縣至于食石石出三縣山中臣得自目見謹取二斤伏候聖覽今海內困加派宜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質實 同官後周置明屬耀州今屬西安府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

河決開封

河南開封等府陝州靈寶等州縣七月初十等日霖雨黃河泛漲衝決隄防漂沒人畜工科給事中常居敬請勑河南山東凡有河道地方各令巡道督理捲埽築壩補隙塞決明立賞罰晝夜併工務俾安瀾毋貽漕患從之

質實 常居敬江夏人

八月勅撫按官懲貪吏理冤獄
以災沴頻仍有司貪墨刑獄多冤命各撫按官舉察所屬官吏

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山西地震
蒲州安邑解州同日地震聲如雷　質實解州五代漢乾祐初置明屬平陽府今為直隷州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卒
初瑞自應天巡撫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白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百司惴恐屢疏乞休不允至是卒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之葛幃敝籯

有寒士所不能堪者因泣下醵金為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畸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平生為學以剛為主自號剛峯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

戊子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録去郕戾王號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言建文之革除未復景泰之附録未正今宜復建文位號修輯四年事蹟盡廢野史不經之說其景泰宜自為一録削郕戾舊名疏下羣臣議于是申時行奏言建文年號因成祖靖難之日詔令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建文年號相傳以為革除及考靖難事蹟亦稱少主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革除也但不稱建文耳英宗實録修于成化初年在景皇帝位號未復之先故仍稱郕戾王而景泰七年事遂附英宗實録之內今景皇帝位號已復不過于實録內改正其理順而事亦易于

是乃詔改正景泰實録然是時上下偷惰詔敕多不奉行景泰實録終明世未嘗改也 質實 王祖嫡德州人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飢疫

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為李植所劾落職為民御史李棟上疏訟之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尚書 質實 李棟磁州涉縣人

夏四月振大名開封諸府飢

北直隷大名河南開封等府水旱相仍餓殍載道發歸德米價銀暨直隷存留銀振之又截留漕粮二萬石發給鳳陽淮安揚州滁州四府州平糴振飢

五月以軍儲倉火詔修省

諭禮部雷火燒倉厫軍粮草束乃國之至要者令天下災傷重大民窮時艱上天示警宜痛加修省是時山陝河南江浙南直諸處告災因諸司撫輯振救之疏日上而訖無奇策故有是命

發明神宗之朝災異疊見史不勝紀而修省之詔亦時時屢下埀十六年各省災傷之見于志傳者不一書非第軍儲倉火已也其因天警而飭修省亦未為非是第以側身修行之旨徒託諸空

文幾若尺一既頒為應天之事已畢至諸郎撫輯振救之疏交章以陳君若臣漫無良策惟恃此一詔以共鑒白于中外臣民則此意已足以致災尚何修省之有

六月京師地震

秋八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于廷斥為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專擅威福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帝詔象乾下獄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罷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

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罷馮保近日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户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為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情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厲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為真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時行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斥為民御批至内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禮張誠出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誣君父罪不可宥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

有詔下獄廷杖并加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宜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錫爵率不聽其言初馮保獲罪賓鯨為之故帝云然或謂張誠與鯨交惡授意言者攻之其時周宏禴潘士藻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禍為烈家居十八年未名而卒光宗嗣位贈光祿少卿

質實李沂字景魯嘉魚人何出光扶溝人馮豢乾廣東連州籍江西泰和人唐堯欽福建長泰人薛三才浙江定海人周宏禴字元孚麻城人官順天府通判以劾張鯨謫代州判官潘士藻字去華婺源人由推官擢御史上言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臣之意不通宜做祖制及近時平臺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佚豐歲謫織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名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張鯨激帝怒謫為廣東布政司照磨

戊子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授官面謝不特為感激上恩禮節應爾且可因召對咨詢衛人才而重官守也神宗罷免此制特欲遂其高居簡出之私而下情竟成否塞甚至王家屏以閣臣起用三月難希一見僕僕疏請始為御門延接譬之元首股肱

以日食免元旦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矣

三月免陞授官面謝

自是臨御遂簡

夏四月召王家屏復入閣

先是家屏輔政秉正持法至是毋憂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帝遣中官慰家屏獎以忠愛家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五月西寧衛地震

是月辛亥西寧衛天鼓鳴地震越七日地復震 西寧衛元西寧州屬甘肅行省明置衛今為甘

血脈不相貫注其人尚可望其無疾乎明之亡亡之神宗非過論也

肅西寧府

六月廬州鎮江鎮震

振南畿浙江飢

南畿久旱太湖水涸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振之

秋七月福建浙江地震

福建福州興化二府浙江杭州紹興溫州三府地皆震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名見申時行等于毓德宮斥大理評事雒于仁為民

言官建白果當
自應加之采擇
若其營私沽直
亦宜明正厥罪
以儆官邪雖于
仁指斥神宗四
病頗為切中特
其詞意[illegible]過

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疏言臣備官歲餘僅朝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蓋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起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搒宮女明日扶正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繫不中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獻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疏入帝震怒將加嚴譴會歲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旦召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

激耳時行身秉國政乃不爲剖悉陳之專務模棱欲使言者自去在神宗既未悟直言之當受即于仁亦不知忠告之有方于君臣兩無裨益徒使奏牘留中釀成敝政卒至痿痺日深侵尋不起病雖自致而庸醫之誤時行輩實預有責焉

于仁自引去遂斥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聞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即因戒廷臣無瀆擾

質實 雒于仁字少經涇陽人十俊時有十小閣被寵謂之十俊范儁字國士高安人以疏陳時政被斥孫如法字世行餘姚人以諫鄭貴妃進封貶官

二月罷日講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順德地震

直隸順德府地震星隕如火隱隱如鼓聲

三月以宋纁為吏部尚書

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黠吏于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于官諡忠敬○初石星代纁為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如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撫然或有言漕糧宜改折者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亦不加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敬省槩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

直隸山東河南風霾

直隷太名府諸處狂風自西北起白晝晦冥天色忽赤忽黑山東兗州府諸處黑風揚沙壞城樓廨宇廬舍傷男婦五人河南開彰德衛輝歸德等處風霾亦自西北方起拔木傷稼天氣黑赤刀鎗上俱起火光壞城郭廬舍壓溺死者三百六十餘人

代州星隕

乙卯夜初更一星墜聲如雨光如燭有頃天鼓聲如雷庚申有火星自東南帶火流于西北

夏六月青海酋浩爾齊犯邊

自諸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焉諸達遂數入番中至是套部章圖哩等據水塘布色圖浩爾齊等據莽拉聶恭兩川而浩爾齊尤黠桀數犯甘涼岷洮西寧閒已而進圍舊洮州副將李連芳戰歿未幾復大

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禦之敗績西陲大震時徼哩
克勢衰亦為布色圖等誘西行遠遁帝惡之以詔停
市賞
貨寶水塘青海地名莽拉攝恭皆洮水支流隨地
易名舊洮州即古洮陽城在洮州衛西南城
臨洮水李連芳洵陽人○浩爾齊舊作火落赤章圖
哩舊作莊禿賴布色圖舊作卜失兔莽拉舊作莽剌
聶恭舊作捏
工令並改

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命兵部尚書鄭雒經畧邊防

雒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
雒以洮河之難由繼敵入青海所致乃馳詣甘肅下
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
勒兵拒之未幾巳什圖欲趨青海雒設伏掩擊之巳

什圖僅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于是大布
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浩爾齊諸部
而諭齊里克縛獻首叛酋二年齊
里克以史二等來獻命復其市賞貿寶鄭雒字禹秀安肅人撫順
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初三娘子佐諳達主貢市諸
部皆受其約束及上海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
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上海自追之貢市久不至雒
計三娘子別屬則上海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
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
命上海更名車臣汗貢市惟謹雒以功加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車臣汗死子齊里克當襲三
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雒恐貢市無主
復諭齊里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
然封別有屬也齊里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以
明年嗣封並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雒乃上疏請定
馬數宣府必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

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盜竊且無輕遏其部落馳獵帝
嘉納之青海初語達達寺青海奏于朝賜名仰華至
是齊里克以赴仰華為名西至青海
諸部皆挾以為重史二中國叛人
冬十月振臨洮軍民
以臨洮被兵振之
辛卯十九年春三月彗星見
見于西北長尺餘歷胃室
歷長二尺至閏三月入婁
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
皆遣代

六月山西地震

太原府五臺交地縣並地震

質實

五臺漢慮虒縣隋大業初改曰五臺因山以名明屬太原府代州今屬代州直隸州

王錫爵罷

錫爵初還朝申時行為首輔許國錫爵次之三人皆南畿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政府相得甚懽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論之錫爵連章辯訐語過忿桂伸皆得罪以是積與廷臣忤時羣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録用言官姜應麟等不報遂因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及浩爾齊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失

帝意未幾又階同列請建儲不得尋以母老連疏乞歸許之

質實 饒伸字仰之進賢人論王衡舉順天試第一時庶子黃洪憲典順天鄉試時行婿李鴻亦預選桂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俱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列甲乙以上閣臣調旨盡留之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為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官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黃洪憲字懋忠嘉興人

秋畿內蝗

七月甘肅廣西地震

西寧星隕

西寧衛等處星隕天鼓鳴

申時行許國因議論齟齬遂各令門生露章互劾以遂心敵復均爭大臣公正之道至申許計籌邊事主款國不如主勦識見

松江颶

松江太倉等處颶風大作海嘯壞屋害人

九月申時行許國罷

先時廷臣爭請建儲得旨于二十年春舉行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預以儀注請帝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宮掖之謀欽人黃正賓者以貲為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訐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為民時行力求罷而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國未幾時行亦罷國素與時行無嫌然性木强遇事輒發力詆

高下伯是判然當明乃以兩人去位之故妄形軒輊轉不得援為定論獨是時行承張居正振厲之後不能效其規隨惟一切務為苟且制致上下恬熙廢弛日甚紀綱遂以無存其寬大固循之失實無可辭也而朝論轉亟稱之可見末流風尚大率皆庸庸

言事諸臣士論頗不附浩爾齊犯邊時行主欵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一大創之帝心然國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奪會時行門生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而國門生萬國欽又論時行以圖報復至是國與時行並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劾去也初張居正卒時行與張四維相繼當國時行欲以寬大收人心名用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政令務承帝指不能有所匡正又罷居正所行考成法一切務為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國在閣九年其廉慎自守故雖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

質實 張有德祥符人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

以趙志皐為禮部尚書張位為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無識者居多耳

申時行既謝政密薦志臯位自代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臯位

因疏辭帝不允

發明

申時行以被劾乞歸或恐有娼嫉其後者因薦所知趙志臯張位自代考志臯與位既入閣後亦無卓然表見之勲業時行之密爲引進固不無植黨樹援之意然謂必由廷推亦非確論明代用人時重此典部臣邊將率皆由此擢遴纔乃輔賛機務亦皆附之公舉以附于枚卜合同之義而伐異黨同從此樹立門戶甚至於各挾私人忿爭朝宁弼諧亮功之謂何曷思進退人才當一秉諸乾斷庶太阿之柄不至于下移密薦廷推二者皆不能無流弊耳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默特結西部數入寇將弁多戰沒成梁又潛兵出塞襲敵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首功增爵廕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是年閏三月成梁乘給事中侯先春閱邊謀邀擣巢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板升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爲廵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

以寧遠伯奉朝請

侯先春無錫人

胡克儉光山人

時在廷力爭國本舉國若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其語尤為近理士庶之子未有年逾幼學而不就傅者況皇子元良之重顧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八

起壬辰明神宗萬歷二十年盡辛丑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 凡十年

壬辰 二十年春正月杖給事中孟養浩除其名

時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上疏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閉豈若外廷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年于是六科給事中鍾羽正舒宏緒陳尚象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及御史鄒德泳各具疏奏俱譴責有差而養浩疏有五不可之語帝

不使典學親師而日與閹宦為伍所損實多神宗惑于內寵于養正肯德之義竟置不問何怪乎光宗身處危疑全無動忍一臨御而不能自主也

愈怒謂養浩疑君惑衆命錦衣衛仗之百削籍為民是時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言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等先後論諫咸被譴責

質實　孟養浩疏

曰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誤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為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于冊立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

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誅戮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鍾羽正字叔廩益都人舒洪緒通山人陳尚相都勻人張棟字伯任崑山人吳之佳長洲人楊其休青城人葉初春吳縣人鄒德泳字汝聖安福人董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眞定人陳禹謨仁和人李周策吳江人

三月布拜據寧夏反

布拜西部人嘉靖中得罪酋長父兄皆見殺布拜伏水草中得免來降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至帝即位之十七年布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帝遣科臣巡九邊尚寶丞周宏綸以御史往寧夏衆成恩及指揮土文秀併布拜義子布廷等布拜雖告老居恒多蓄蒼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畧鄭洛

檄夏鎮調發巡撫党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布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布拜怏怏而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党馨每裁抑之且欲覈布拜冒糧罪而以承恩強娶民女為妾笞之二十布延文秀又以陞授事怨馨會鎮戍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給坐營江廷輔請給銀以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鋒劉東暘拔撫署前鹿角作怨狀布拜唆之曰若輩任為之遂羣哄不可制東暘者靖虜衛人素梟桀有異志于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為衆所輕見衆驚懾不能彈壓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党馨急匿水洞索得之至書院同繼芳戮之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張維忠以促

糧激變報教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維忠自縊死東陽遂自稱總兵㸃布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布延左右參將挾慶王代請貫罪承恩乃勒兵分遣土虎何安等據城堡會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龍諭降東陽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奎騎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恒拒守千户陳繼武執垣降徇中衛及廣武參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套部琢爾圖等許以花馬池一帶地方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質實 寧夏中衛明洪武三十二年置隸陝西都司靖虜衛明正統二年置隸陝西都司後改隸固原鎮平虜千户所在寧夏衛北百六十里明洪武中置所城周四里有奇今平羅縣屬寧夏府廣武營在寧夏衛西南百七十里與中衛接界周宏論字

王家屏身為閣臣果知李獻可貶謫之非自當正言婉諫乃前此緘默無語及御批既下竟爾

元孚麻城人党馨苴都人慶王帥鋕子時憲王妃方氏匿帥鋕地窖中妃自經死府中人皆被殺賊平方氏建祠旌表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如薰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謂如薰曰若為忠臣妾何難為忠臣婦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破○布拜舊作哱拜布延舊作哱雲球爾圖舊作著力兎今並改

王家屏罷

李獻可之謫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家屏引疾乞罷帝責家屏希名訐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浴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憂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

封還不受賞為非體夫綸綍宣布奉行自有成規若不能匡救于未行而顯然抗違詔旨則臣志日專而主威日替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厥後科臣效尤競視封駁為常事刑賞大柄幾不能操之自上積習錮弊國事遂漸以淪胥明社之墟蓋其紀綱固已

可為矣帝益不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于是求去蓋力詆駁傳邸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

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衝沙築堤束水為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椿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洲大水與撫按議睿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質實泗州

大水時城中水深三尺患及陵寢議者或欲開傅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凡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灑泄淮之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泄而巡撫周寀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因得請

先亡矣

歸季馴于嘉靖四十四年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再理河道塞決口萬歷六年河決崔鎮復命季馴代吳桂芳治之十六年復起總理河道凡四任治河

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起人奴初隨倭關白信長為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弒秀吉遂統其衆自號關白刦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倫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逼釜山鎮時朝鮮兵久不習戰其王李昖入湎酒廢弛島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琿攝國事已復走義州倭遂入七月王京刦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幾盡沒旦暮渡綠鴨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蔽所在必爭遣行人諭昖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祖承勲

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頼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紿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

闕白倭國官名猶言丞相對馬島方與金行間質實

紀要日本國海西部有伊岐對馬多褹三島為非境畫處釜山在朝鮮東萊縣南濱大海與日本對馬島相望義州在平壤西北濱鴨綠江八道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豐德郡在朝鮮國城南屬京畿道大同江在平壤城東亦名大通江平秀吉薩摩州人宋應昌字桐岡仁和人

秋七月免陝西逋賦

時以寧夏賊未滅防患當預全陝錢粮自十四年至十八年一切舊欠帶徵盡行蠲免

八月詔天下督撫舉將材

令各省督撫官招送將材不必拘數務得眞才濟用無以虛文塞責仍嚴舉主賞罰之令

九月寧夏賊平

先是三月副總兵李昫奉魏學曾檄攝總兵進勦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張奇扼賊南渡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昫乃分兵渡河先後収復營壘四十七惟寧夏鎮城猶為賊據會套部齊里克圖等控弦三千騎至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以河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與布拜為一

布拜文秀並易服合兵攻玉泉急布彥引齊里克圖攻平虜堡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之入伏兵射布彥死套部適出塞昀督六路兵抵鎮城下賊東北二門各出精騎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官軍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河賊溺死者無算四月調麻貴為副總兵官復用石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御史梅國楨薦李如松忠勇可任遂令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為監軍又詔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協力赴之正色渡河督戰葉夢熊從甘州擕神礮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兵千人自辦糗糧詔嘉其忠調赴寧夏于是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昀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並逼城下布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麻貴率叅將馬孔英先登赴敵逐布拜入城擒斬百十七人先是布拜與套部深相結日夜從齊里克圖帳中商計調度至

是入城不得出套部不得布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國楨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麕集軍聲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楨樹受降旗于城南然賊勢無降意六月癸丑官軍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為礮石擊却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秉勢欲擁入城皆為礮箭擊却是夜指揮趙承先葛臣戚欽武生張遐齡百戸姚欽約為內閒夜半四面烽火並舉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發燄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外兵行未中道欽復亟跳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縛趙承光戚欽等殲之然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益喪矣七月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魏學曾惑于招撫罷秩被逮命葉夢熊代之賜劍如故遂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畢下且與金波三塔諸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釜底遂遶城築隄長千七百丈決河以灌先是布拜遣養子克呼

該出求援于齊里克圖松訶如狀追斬之并其從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已而套部伏圖賴與巴什圖合部落三萬先犯定邊小鹽池别遣宰桑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為布拜聲援麻貴等分擊之遊擊龔子敬力戰死然套部竟解散去賊援絶官軍乃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東東西崩百餘丈賊數出兵來攖多被斬獲城中餓民擁賊求招安九月已未叅將楊文將浙兵至苗兵莊浪兵俱至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薛永壽等約內應官軍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鋭卒掩南關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遂畢登夢熊入城勞苦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氣盡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齎以蠟書行間時承恩雖求撫猶據其大城堡門斷塹守益固有賣油李登者跛而眇負罌歌于市曰癰之不決而狃于痏危冪不覆而令梟止監

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名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布拜有安塞功今與鼠輩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乏所使以登殘民不駭視有容紀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劉許自贖即不聽願死麾下承恩猶豫許之登趨而出間道詣東暘朝亦各致劉曰將軍何奈與人嬰禍且鎮卒幾何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關羣鶻所恃不過套援不記演武臺上彼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為貴智者以能審時度勢轉禍為福也東暘朝亦心動自此互相猜疑官軍圍愈迫東場朝遂誘殺承恩黨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開門降于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一城遂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叅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布拜家布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布

拜倉皇縊閣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布拜首生得布拜中子承寵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俘承恩等至京師磔于市學曾被逮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官致仕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子世廕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差○先是學曾欲招劉東暘許朝使殺布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學曾留固原十日以俟之得新旋被害帝責學曾玩寇時李昫渡河又稍遲官軍再失利學曾前上疏請令監軍無與兵事帝為飭國楨如其言國楨頗憾之及國楨至軍劾諸將觀望而顧以玩寇為學曾罪又言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學曾匿不以聞帝遂怒逮學曾至京學曾逮而水決城壞諸將畢登上捷奏夢熊正色國楨各廕世官如松功第一學曾任事勞勩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謀及宣捷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力為學曾解國楨亦上疏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

重資格而輕武途自是故明陋習自張居正振飭邊備假以事權稍有起色隆萬之間如譚綸俞大猷戚繼光輩頗能以功名自顯然文武本自殊科果其將略克嫻自足克敵致果若依附

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曽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曽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曽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曽帝不聽既而復官居家數年卒蕭如薫時以功授世䕃妻楊氏亦被旌如薫為將持重後更歴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為外府山人雜流乙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文士傾貲結納取足軍府如薫亦能詩士趨之若騖賓座常滿妻楊氏繼妻南氏皆貴家女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軍中患苦之如薫莫能却也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力為耗識者歎焉

貿實

金波湖在寧夏府北三塔湖在寧夏府東北三十里觀音湖在寧夏府西北九十三里紅花渠在寧夏府南五里沙湃口在寧夏府西北李剛堡在寧夏府平羅縣南麻貴大同右衛人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李如松字子茂成梁子朱正色南和人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許

文墨專以緩帶輕裘雅歌投壺為尚其流弊猶有極耶繼光如薰以詩名延納賓士甚且用軍府之貲揮霍無忌其得免債帥之誅幸矣一時豔稱風會豈堪復問

許子偉瓊山人○克呼該舊作克力蓋今改

冬十月以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栢如梅並率師援勦以十二月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憸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明年正月次肅寧館行長以為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登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為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其東南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

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如栢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于礮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栢復開城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開城如松令諸將分據要害聞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乃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既敗衄氣大索應昌亦即欲休息于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營官軍不敢擊倭結營釜山為久留計時兵部尚書石星力主款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

質實

肅寧館在平壤西北開城屬朝鮮京畿道碧蹄館在朝鮮國城西龍山在朝鮮國城東南李如栢字子貞如梅字子清皆成梁子

癸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名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京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于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給事中史孟麟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臯張位請追還前詔帝不從既而諫者益衆岳元聲顧允成等十餘人遮錫爵于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質實 兩弟謂神宗第三子常洵鄭貴妃生第五子常浩周端妃生羅萬化字一甫會稽人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岳元聲字之初嘉興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

夏六月詔天下每歲夏月録囚減釋輕繫

刑部奏犯法愚民何處不有而寃民亦何處不有請于巡按每歲審録外再立澄清囹圄之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為撫按會疏之例方春時和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按察司居省會即審省會之囚守分巡道有分土即審各道之囚皆親身巡行不得調審州縣為諸囚累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真罪當照舊監候其中有死罪矜疑軍徒杖笞情可原宥者許各詳撫按撫按會疏以請疏期勿過夏月輕罪徑自發落重罪聽部覆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庶天下郡縣無一不結之囚

從之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鑨罷

銓曹舉職惟在守法奉公使胥吏不能高下其手庶得守官之正若史所稱選人之權或歸之政府或散諸九卿一似撰奪轉移惟勢是視此復成何政體矣卿寺大僚久虛簡在帝心列名上請猶為循用舊典乃當日孫鑨等大計專擅去留不稟上裁

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為尚書稍自振飭至鑨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鑨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鑨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鑨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志皋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鑨議留淳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鑨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已同掌察上疏為南星訟不聽于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等交章論救而員外郎陳泰來言尤切帝怒斥南星為民泰來等皆被謫

質實 孫鑨字文仲燧之孫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呂允昌餘姚人虞淳熙

而張位等又欲以大缺各舉所知俾九列皆叅其議蓋由明季君臣暌隔官聯之賢否茫然莫辨轉不得不以魁柄授人深可歎也

杭州右衛人楊于廷全椒人袁黄嘉善人劉道隆潛江人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王汝訓字古師柳城人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

彗星見紫微

七月三日乙卯彗星見東井二十三日乙亥逆行入紫微垣犯華蓋星大學士王錫爵密奏臣連夜仰觀乾象見彗星已入紫微垣臣聞古帝王禳彗之法或改張新政或更用新人一切以除穢布新為義若彗入紫微垣王者之宫則其咎乃在君身必非區區用人行政之間所能消弭竊惟天子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臣以為方今禳彗之第一義無過早行冊立之典

冬十一月召見王錫爵于煖閣

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名錫爵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可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安惟陛下深省帝心益動未幾遂有出閣之命

甲午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時已十四歲帝手諭閣臣令議出閣講學禮儀免御門受賀用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大學士王錫爵言皇長子出閣輔臣每日一員侍班此雖隆慶年新例但天顏尚不得時覲而于皇長子進見頻數似涉嫌疑請自初講二日以後間十日輪侍從之錫爵又請帝時御講筵俾皇長子隨嚴父之

後型範益親啓沃自效矣不報

遣使賑河南饑

先是河南大雨五穀不升給事中楊東明繪饑民圖以進帝覽之驚惶憂懼傳諭閣臣至是從部議蠲是歲田租并發銀八萬兩令光禄寺丞鍾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前往賑濟其山東江北災傷重處分賑停徵有差

質實 楊東明虞城人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建儲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究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並封命下憲成上疏力爭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議遂寢孫鑨趙南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遷郎中所推多與政

漢唐末造皆有黨禍至明季而尤烈東林講學實其權輿在顧憲成高攀龍輩其人與學未必不出于正然一經號名生徒樹立標幟而黨援門户之禍已成彼裁量人材諷議時政自古處士横議未有過于是者論者謂闔黨無君子東林未必無小人

府牴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家居里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諸人講學其中海内聞風景附憲成嘗言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質實

東林書院在無錫縣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搆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林宰字德衡漳浦人

三月詔修國史

蓋當明政不綱不惟真小人揚其毒焰而偽君子且益煽其頹波士習敝而國運隨之氣數所必至有莫之為而為者于東林復何尤

質實

先是禮部尚書陳于陛請纂輯本朝正史下所司議至是勑大學士王錫爵等充總裁官編輯陳于陛字元忠以勤子總裁纂修官是時總裁官大學士王錫爵張位禮部尚書陳于陛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詹事劉虞夔少詹事馮琦副總裁官禮部尚書羅萬化吏部右侍郎盛訥禮部左侍郎范謙右侍郎孫繼皐少詹事曾朝節祭酒陸可教纂修官左庶子余繼登右諭德蕭良有洗馬李廷機右中允劉應秋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鄭德溥郭正域黃汝良全天叙吳道南黃輝莊天合董其昌檢討王圖蕭雲舉區大相周如砥林堯俞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月以禮部尚書陳于陛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兼東

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王錫爵將謝政 質實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名二人同入閣

王錫爵罷

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為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為之因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為出内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之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大學士賜道里費乘傳行人護歸

六月西華門災

明世常選專由吏部一切序遷除授皆以請乞交關甚至賄賂公行量地之美惡以為輕重政體官方敗壞極矣孫丕揚創為籤選之制不復假手吏胥營求干謁之風一時屏絕實可號為

己酉大雷雨火災西華門

秋八月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丕揚掌吏部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創為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選人自掣請寄無所容銓政自是一變一時宮禁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莫不翕然稱頌而議者謂其人材不分高下地方不論繁簡而一憑籤注無異于據鏡索照或至作竹籤傳譏之然自其法既行卒莫能改

質實　大選急選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歸于雙月謂之大選凡改授改降丁憂候補歸于單月謂之急選

竹籤傳常熟顧大韶作

冬十月綽哈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擊敗之

良法乃當時衆喙紛紜轉詆其失用人本意是皆舞弊者無由逞其高下遂深疾銓政之持平盜憎主人謬悠又何足計乎

初博斯呼為官軍所殺其弟綽哈子巴圖魯益結土默特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鎮武外為空營以待敵騎深入官軍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魯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宴敵不設備率健卒踏兵渡河疾馳四百里抵寇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巴圖魯旋死諸部悉遠遁

質實 鎮武堡在廣寧衛東百五十里董一元宣府前衛人

乙未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式者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禮臣李廷機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質實 載堉鄭王厚烷子厚烷卒載堉讓封乃以世子祿終

其身嘗上歷算歲差之法及樂律考辨詳確識者稱之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

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九月青海酋永什卜犯甘肅參將達雲擊敗之

永什卜者順義王諳達從子也部衆强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臣遇已厚不可逞乃隨諳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為邊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將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總督三邊李汶檄西寧參將達雲游擊白澤設兵要害令番人遠出口外潛扼其背而雲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即一人斬首六百八十餘級其走峽外者又為番人所殲獲駝馬戎器無算為西陲戰功第一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踰月

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入犯西寧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雲乃追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十餘戶皆復其業尋進雲總兵官鎮甘肅明年李李汶以勁兵三道出塞襲布色圖營斬四百餘級獲馬畜器械數千浩爾齊部衆復窺伺洮州汶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斬百三十六級

質實 李汶字宗齊任邱人達雲涼州衛人永什卜舊作永什布布色圖舊作巳什圖今並改

復建文年號

初禮部尚書沈鯉力贊司業王祖嫡之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復以為言始詔復建文年號附事蹟于太祖實錄之末未幾南京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

于誼未忍請附食于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贊 沈經字仲化歸德人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沈子本歸安人

淮水溢浸泗州祖陵

總河楊一魁請分殺黃流以總淮別疏海口以導黃蓋以淮壅由于河身日高河高由于海口不深若上流既分則下流日減積河之口淮無黃遏則泗之積水日消而祖陵永保無虞議者以江北比歲災侵民力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議分黃工部謂導淮分黃勢實相須不容偏廢宜將導淮分黃疏濬河口等處工程命河臣遂一舉行其一應工費酌議動支事完分別勸懲報可 贊 楊一魁安邑人

冬十月湖廣饑

湖廣巡按徐兆魁以地方災傷具四事上請一議改折一議緩徵一議蠲免一議振濟戶部議緩徵徒貽小民他日之累不若勘放災輕重量為蠲振詔如部議

質實 徐兆魁東莞人

丙申 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

三月八日乙亥戌刻火發坤寧宮延及乾清宮一時俱燼

夏福建饑

福建諸府所屬被災人民分別振卹

六月彗星見

見東北方芒西南指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發推補官員章疏不報

丕揚上言數月以來廷推閣矣行取停矣年例廢矣諸臣中或以功高優敘或以資深量遷或服闋丐除補或覆題而注授其生平素願原不在擯棄之列者乞體因政設官之意念國步多事之時將近日推補官員章疏簡發間有注擬未當亦乞明示別推酌補疏入不報○是時地方官亦多缺不補御史王以時奏言地方缺官之害藩司臬司等官職掌各有攸司每遇員缺則撫按必擇近便者一人使之攝理職錢穀而攝軍屯職兵戎而攝鹽馬夙昔未能嫺習旦夕豈能旁通類未未暇究心懸刻難于判發聰明少有未遍寧免乖違才力稍有不同輙形愆謬舞文者乘此弄其机械玩法者藉以恣其侵漁文移之往來獄訟之聽斷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又遠者千有餘里道路奔走歲月牽纏費用不支勞苦勿恤或嚮責

國用果有常經何遽至于匱之理財而取貲山澤其謬亦人所

其妻子而事尚未完或轉死于溝洫而究莫可詰司道缺官廢事病民其為害既如此至于郡縣守令最為親民民之倚命于守令不啻赤子于其乳母使郡縣而可缺官則是赤子而可斷乳也使守令而可使常署攝則使赤子而可終歲寄養也蓋尊官如押匱之典守故任怨勞而不辭攝賦若傳舍之經過誰肯竭心力以從事

乞行推補不報

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慾恩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府庫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首開畿內命中官領

共知丑戌化時因開礦之故致羣盗滿山前竪非違神宗何以沒蹤故轍中使紛紛來傳威福自如誣逮遍于守臣搜括盡于鷄犬國家未收絲毫之益而民間膏血已空元氣遂從此朘削殆盡其稍揪亂而投以峻刻有不促其亡者乎

之嗣後則河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偕原奏官往礦脉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横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盗礦良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脉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横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不聽其後又增設名當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布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税荆州店税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税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所至納奸民為爪牙肆行敚奪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豚皆令輸税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是年七月開礦汶南八月開礦夏邑并青沂等處仍編富民為礦頭賠縣文登沂水蒙陰臨朐諸礦同時開採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七月命內監李道督湖口

魯保經理淮鹽俱許節制有司十月于雲南大理採石二十七年正月分遣内監榷京口儀真二月命内監劉成榷稅浙江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又命内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荆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徵蘇杭等處稅課曹坤徵河南孫朝徵山西又命内監邱乘雲徵稅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名以原奏千户翟應泰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瓷廠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又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爲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及所得纔數萬徒歛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縻八百萬聖恩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稅于礦使其年三月内監王忠徵稅密雲馬堂徵臨清陳增徵東昌十月南京守備大監郝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八月内監陳奉採興國州

礦洞丹砂二十八年二月內監暨祿徵鳳陽安慶蕪廬常鎮稅邢隆稅沿江州田曾坤開彰德衛輝懷慶等礦洞又以錦衣百戶王體仁奏命徵長江船稅又以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命徵廣東遺鹽及絨錦珠寶等土產八月內監邱乘雲徵成都鹽茶重慶名木十二月開礦穀城

閏八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葬孝安皇后

梓宮發引帝託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皐員外郎王就學抗疏諫帝怒抵繼皐疏于地而置就學疏不省已而詔吏部甄別部官斥就學為民繼皐亦罷去 質實孫繼皐字以德無錫人王就學字所敬無錫人

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若水患總河楊一魁既議分疏黃淮于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源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堌口之決如故後以黃堌口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為民

質實 黃家嘴在桃源縣東北五港灌口在安東縣東北高良澗在山陽縣西南由清河澗沙阜橋西入于淮周家橋在山陽縣西南高堰上黃堌口在曹州府單縣南

冬十月陳于陛卒

于陛在閣與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積憂成疾卒贈少保謚文憲

丁酉二十五年春三月以楊鎬爲僉都御史經畧朝鮮軍務

征倭軍既撤詔以顧養謙爲經畧養謙亦主款奏言關白宜封爲日本王二十二年冬倭遣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貢使同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鑛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九月方亨等至日本關白怨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是年二月方亨歸

楊鎬身任經略會師進取當二柵既拔時勝埶已如破竹乃為私人忌功竟阻鳴金罷戰此豈尋常失律之罰可蔽厥辜至如石星縱寇餋奸直敢手書通欵

妥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問下獄論死以尚書邢玠總督蓟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畧未至先呈奏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贈秩授官贖罪及鄉吏丁夫等免役又以朝鮮君臣隱蔵儲蓄不餉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當是時倭將行長清正等據南源全州犯全羅慶尚逼王京會沈惟敬就逮嚮道乃絶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屯蔚山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為三協合攻蔚山賊出戰大敗奔據島山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善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如梅上遽鳴金收軍再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擊官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内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聞敗至

而使僅下獄瘐死不聞立正刑章總由明季軍令廢弛疆埸之人不惜喪師辱國而代典黨同銅習牢不可破揆其潰敗決裂所從來要皆功罪不明有以階之厲耳

鎬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代之邢玠以前後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南水兵謀海運為持久計分四路進兵麻貴為伏兵所敗中路將董一元亦潰迄無成功

質實 南原在朝鮮國城東南與全州相犄角為朝鮮要害全州在國城南全羅即朝鮮全羅道治全州其地南濱大海東接慶尚為朝鮮門戶慶尚即朝鮮慶尚道治慶州在國城東南濱海與日本相對為朝鮮屏蔽蔚山即朝鮮蔚山郡在慶州西北島山在蔚山郡城南楊鎬商邱人顧養謙字益卿江南通州人孫鑛字文融鑨之弟邢玠青州益都人丁應泰武昌左衛人萬世德山西偏頭所人

發明 命將出師必先量敵慮勝成竹在胸而後可以刻期奏捷前此李如松等師出無功已有

明驗乃撤兵之後復命征倭而所任者一庸懦無能之楊鎬不量其事之能濟與否輕率前驅知彼知己之謂何覲鎬所陳奏事皆苟且竟若助兵供餉全有恃于朝鮮者以中國而征一倭必借助于外藩之衆即使克捷已傷國體况朝鮮素不習戰素為倭所輕島山一敗師旅盡喪而兹役也以救朝鮮為名而實則驅朝鮮之衆盡化為沙蟲猿鶴耳失機辱國莫此為甚至于加募江南水軍為分路擣寇之計而卒以無成亦同歸于謀國之不臧廟堂既無長策擇帥又非其人而欲憺威海嶠何可得耶

夏六月三殿災

六月十九日戊寅火起歸極門延至皇極中極建極三殿文昭武成二閣周圍廊房一時俱燼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于川

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卒被中官冒沒終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至熹宗朝魏忠賢始成之

罷修國史

從大學士張位等請也以皇極門左右两廊被災停止正史纂修事務

秋七月赦

以三殿災故也　賀實詔曰朕仰荷天麻恭膺寶命二十有五載于兹追惟嗣服之初益亦無時豫怠第緣歲積煩恃政成兼以多病相侵猶須深宫居攝郊廟闕躬承之禮朝講希臨御之時喜怒猶失其平用舍未歸于當章奏每滯官曹半虚忠言寡聞民隠莫達方隅多故兵食之徵調日繁營造又興閒採之徵求四出加之旱乾水溢析民室家污吏貪官朘民膏血叢此人怨屢干天和乃于二十五年六月十九

日皇極等殿皇極等門文昭武成二閣内外周迴廊房一時被火夫寢宫煨燼曽幾何時正殿崇嚴又復罹此震驚列聖憂慼慈闈踏地蹐天靡所容措况一人統御之地乃萬國衣冠所歸天意若斯朕實不德兹已虔申籲禱痛加艾懲祓志改圖誓從今始嚴勑庶位各獻忠猷惟天視聽在民惟民歸依在德爰稽典制特布詔條庶藉有衆之歡以回皇穹之眷消咎徵于已往迓福祉于將來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初應龍數從征伐恃功驕蹇帝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並疏應龍凶惡諸罪四川巡按李化龍以時方調播州兵防禦松潘請暫免勘問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狠阻兵嗜殺所轄五司七姓

悉叛離其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等上變告應龍
反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
鄰播屬裔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
有功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兩
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十二月逮應龍
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會倭大入
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効
詔釋之兵已啟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
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繼光
乃一意主勦二十一年春繼光駐至重慶與總兵劉
承嗣叅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
等關屯白石口應龍陽令其黨穆炤等約降而統苗
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會繼光論
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畧盡黔師恊勦亦無功以譚希
思為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機
征勦時繼光既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亦上

書自白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令帶罪立功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龍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詰綦江縣二十二年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二十三年正月玠至蜀察永寧酉陽等土司皆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檄曉譬應龍謂應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惟恐應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為利阨道文移輒從中阻四月重慶知府王士琦奉玠檄詰綦江縣趣應龍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餔資餼犒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然不敢自來使君幸枉車騎臨觀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于士琦士琦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而前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

罰金士琦因爲之請玠乃遣國璽一相及道府詰之應龍因服蒲伏郊迎縛獻黄元阿羔阿茴等十二人案驗遂抵應龍斬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黄元等梟斬重慶市是時倭氛未靖兵部欲緩應龍專事東方帝亦以應龍向有積勞許之加邢玠右都御史還朝以王士琦以川東兵備使彈治之然應龍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尋死于重慶應龍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應龍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立巡警搜戮軍民劫剌屯堡殆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曰硬手州人稍殷富者沒其家以養苗由是諸苗人願爲之出死力矣二十四年七月應龍掠劫餘慶草塘二司徧及興隆都勻各衛又遣其弟兆龍引兵圍黄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及是應龍遂劫江津縣及南川尋至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縋城下臠割之

益統苗兵大掠貴州已又侵及湖廣屯站阻塞驛路詗原奏讐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悉戮以徇掘墓焚屍灰飛澈天勢遂大熾

質實

五司謂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白泥餘慶重安三長官司也黃平司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八年改為州今屬貴州平越府草塘司在遵義府東洪武中置今廢餘慶司元置州洪武中分置餘慶白泥二司萬歷二十八年改置縣今屬平越府重安司在今黃平州西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七年廢婁山關今名太平關在遵義府北百里大婁山上白石口在婁山關南酉陽漢縣宋為酉陽州洪武五年置州八年改為宣撫司今酉陽州為直隸州陳效成都井研人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王繼光登州人薛繼茂山西崞城籍雲南永昌衛人吴禮嘉鄞縣人王士琦臨海人

發明　楊應龍一土司耳其驕恣凶暴已非一日使地方大吏早能善為制馭俾不至于跳梁何有蠢然騷動之患若果罪惡昭著法所不容亦當明正其罪以威示遠人而申明國典乃黔撫方劾奏罪狀蜀撫即請免勘問紛紛持議兩省自相矛盾及既已問罪興師彼且抗拒頽行則更無有旋議主撫之理降繼茂輩畏葸無識但希茍且一時不顧養癰貽患謀之不臧其罪實無可逭至于攜金行間而遂執原奏者以洩賊憤此復成何政體迨其後名曰請降而實則仍肆侵掠所謂主撫者適以長其輕傲之心又焉怪其後之愈滋不靖乎且攜金行間內臣必有為之主者以遠方土司而潛與朝宁相結其為害于家國者甚大又豈特邊吏之失策已哉

八月京師地震

遼陽開原廣寧等衛俱震地裂湧水三日乃止宣撫薊鎮等處俱震次日復震蒲州池塘無風生波湧溢三四尺山東濰縣昌邑樂安即墨皆震臨淄縣不雨濠水忽漲南北相向而鬭

冬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福海卒子宏瀷嗣宏瀷不能攝衆為黎寧臣鄭檢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漸強盛遂舉兵攻殺宏瀷子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所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質實 陳大科北直通州人

戊戌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默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

塞遇伏死

初如松棄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會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益奮綽哈糾土默特諸部連寇遼東殺掠無算如松率輕騎出塞擣巢遇伏兵力戰死詔以其弟如梅代之踰年坐擁兵畏敵劾罷

京師旱

以禱雨黑龍潭加封黑龍潭龍王廟號勒碑紀之

六月張位罷

日本封事壞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帝皆從之會贊畫主事丁應泰

劾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國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辯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之位窘亟奏羣言交攻耿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怍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愧遂奪職閒住

質實 趙完璧陝西人 徐觀瀾澤州人

秋八月京師地震

丁丑夜四更地震

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都督陳璘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為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歿會副將陳蠶季金等軍至

邀擊之倭無鬬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其得脫登岸者又為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兵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蔓子引舟師来救璘邀之半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是年六月命萬世德代楊鎬經畧朝鮮軍務畏倭不敢前比聞倭退會同總督邢玠奏捷贊畫主事丁應泰等刻諸臣賄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金十萬犒師敘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廕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

質實

曳橋砦在朝鮮慶州西南順天城外

陳璘字朝爵翁源人郭子龍豊城人素慷慨初起廣東把總歷麻陽永城叅將擢總兵官所在立戰功時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攜壯士三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礮入

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子
龍死贈都尉僉事廟祀朝鮮

發明 以中國全力救朝鮮歷七年之久迄無勝算豈真倭之強不可勝哉始則石星惑封貢之議繼則楊鎬挾忌功之私徒使老師海上糜餉中原向非倭酋自斃則朝鮮之事正未可知當時在事僨轅之輩併為一談幸有贊畫丁應泰者糾劾諸臣之賄倭賣國正可因以分別功罪申明國憲乃徒以將士久勞意存姑息專事懋叙行賞而畏縮不進之萬世德亦得冒功予廕陝私敗績之楊鎬并得原情復職刑章廢弛軍紀蕩然是時邊事日繁中國日耗元氣銷鑠之餘又苦蹂躪就使師出以律猶慮得不償失況復否臧之凶乎

以劉東星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潴季馴議開黄河上流循商邱虞城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遷凡五閲月工竣明年濬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開泇河南通淮海引漕甚便

質實丁家道口在歸德府商邱縣北小浮橋今名雲集橋在銅山縣舊城東北隅曲里鋪在蕭縣西三仙臺山名在蕭縣北邵伯湖在揚州府北四十五里界首在高郵州北六十里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

總督李汶襲浩爾齊于松山走之復其地

齊里克巳東歸而套𡨚浩爾齊巴什圖等頻年抄掠如故據三大渠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松在河西為羌番襟要地垂二千里總督三邊李汶内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𡨚于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

百里以蔽莊涼蘭靖為內地而盡撤指戍汝督陝凡四考進秩至少師○李汝璇云兵動萬餘師勞旬日收幅員千里之封疆剪腹心數百年之巨害葉向高誌汝大小百餘戰斬馘萬九千有奇降萬二千有奇遂空松幕云

己亥二十七年春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楊應龍

先是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賊佯走天邦囤誘官軍盡殲之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皆死東之罷以郭子章代而命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諸將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六月應龍

乘大兵未集遂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匝參將房嘉寵誤奭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嘉寵乃殺其妻與遊擊張良賢俱死之應龍因刼縣令縱囚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而下水為赤尋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為助是時賊猶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奭并索奸民而化龍等以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時郭子章日夜懲調各漢土兵分守南川合江等處軍聲漸震應龍偽軍師孫時泰請應龍直取重慶擣成都刦蜀王為質而應龍遷延不進尚冀曲宥化龍至成都亦謬為好語縻之已而帝聞綦江破追褫兩省巡撫

諜布思江東之各為民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調各路兵大舉十月化龍移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官劉綎軍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眤人皆疑之于是化龍延綎入卧内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綎大慟願誓死報効化龍騰書于朝遂委綎專制軍事益有次第矣已而應龍屯官壩聲言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出掠興隆鎮遠化龍議置勁兵萬餘據守要害通楚黔道益調諸路兵以俟大舉

質實

飛練堡在平越府甕安縣東廢草塘司北十里天邦囤在廢草塘司西北三溪唐置縣宋廢故城在今重慶府綦江縣南東鄉壩在南川縣西南官壩在遵義府城西北東坡在平越府黄平州東爛橋在鎮遠府施秉縣南郭子章字相奎泰和人

夏旱

太倉為國計所恃度支當準常經神宗五子縱同時行婚何竟費至二千四百萬之多實事理所不可解蓋由神宗一切浸無稽核惟聽中涓冒取浮支且從而藉端搜括國既蠹於侵漁民

自去冬至是亢旱為災河井乾竭二麥枯槁

閏四月遣中官覈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以播州用兵故

十一月賑畿輔饑

復困於征斂上下空虛危亡日逼故明命脈雖戕於奸璫實神宗自戕之也

發天津德州臨清倉共三十萬石以十萬賑貸而以二十萬平糶是月蠲免河南鳳陽各府州縣被災處免徵改折有差

十二月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

奉在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興國州奸民漆有光許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撫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得妻非林甫妻奸人訐奏語多不實請罪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時巡撫支可大以下事奉唯諾惟謹獨分巡僉事馮應京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蜂擁入奉廨爭投瓦石擊奉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應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益

慚恨尋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民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途可大喋不敢出聲應京獨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應京撓命凌敕使帝怒命貶應京邊方雜職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益怒除應京名是時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王之翰亦忤奉被劾詔宅之翰為民棟如遣逮俄以都給事中楊應文論救遂併逮應京宅之翰三人頃之奉又誣劾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孔時亦被逮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痛哭奉乃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并傷緹騎以大可助虐焚其轅門可大不敢出日已晡猶紛亂應京因服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逾月不敢出亟請還京大學沈一貫因極言奉罪請立代還言官亦爭以為請帝未許會江

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截販賈剝民病
國帝乃召奉還隸其事於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東廠
奏緹騎有死者帝怒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言
民心宜靜請急遣重臣代可大捕循因薦侍郎趙可
懷帝乃褫可大官令可懷馳往未至可大已遣兵護
奉行舟車相銜數里不絕可懷入境亦遣使護之奉
得逸還去應京之就逮也士民擁檻車號哭車不得
行既去則家為位祀之父老相率詣闕訟冤帝不省
擊應京等詔獄拷訊久之至三十二年九月以星變
修省廷臣多請釋繫因于是應京及宅棟如獲釋之
翰先瘐死而孔時繫獄如故至四十一年始釋歸○
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繼之漢口黃州荊州荊
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諸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而
是時山東臨清民亦譟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
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背諸偷也詔捕首惡株連甚
重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我也勿累無

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祠以祀未幾蘇州亦民變殺稅監孫隆黨六人有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論死遇赦得釋自礦税興中使暴横所至踣籍有司謗書一聞駕帖立下二十四年則遼東叅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福山知縣韋國賢二十六年則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二十七年則江西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縣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湖廣荆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在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陝西富平知縣王正志二十九年則應京宅棟如之翰及武昌同知下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錡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陳時濟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七年則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皆幽縶詔獄久者至十餘年煬應鴻志學獲陽俱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者甚

衆至士民囚繫死亡者尤不可勝紀

質實

支可大崑山人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田大益四川定遠人邸宅人姓名氏族志邸氏望出中山何棟如南京左衛籍無錫人王之翰絳州人吳宗堯字仁叔歙縣人華鈺字德夫丹徒人王志正祥符人滿朝薦字震東麻城人

發明

礦稅為神宗時極弊之政乃復以奸民訐告救使括金遂至恣發境內諸墓暴及枯骨因以凌辱士民之妻甚至舉火焚燬民居碎屍擲諸途路明代任用內寺其弊百出誤國喪師何所蔑有然未有橫虐恣毒若此之無道者蓋由神宗濟以好貨之私若輩乃敢肆其剽掠之術在武昌漢陽之民擁入奉廨爭投丸石憤馮應京之被逮聚哭者至萬餘人又復焚巡撫轅門民氣可謂不靖以尋常無事時論之則當立懲首惡嚴究奸民以止其亂若此之剝民病國是所謂壅而必決者陳

奉實有以致之豈盡民之無良哉應京抗疏劾奉可謂直言而轉檻車繫訊閣臣臺臣亦交章聲言奉罪神宗僅僅名奉還京無一譴訶之語賞罰之不明不幾拂人之性耶

庚子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戊寅午時地動起自東北往西南連動二次

夏六月李化龍帥師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并出攻破龍泉司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時化龍徵兵大集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分八路進兵川師分四路總兵劉綎由綦江入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分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入叅將朱鶴齡受元

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入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之入總兵官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兵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定化龍戒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為期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急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先兆云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密箐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奇險賊首移炤等盤據綎力戰克之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官軍夾擊綎身自陷陳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被獲賊膽落益為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砫二司兵先登遂連克桑木烏江河渡三關陳璘至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

隙出奇兵突把烏江詐稱水西龍澄會哨水順兵斷橋溺死官軍無算叅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逵指揮楊繼芝等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鎮下于理時有蜚語水西佐賊者化龍檄諸之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復修好賄澄澄戮其使擊斬偽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時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官軍從間道攀藤魚貫鼔柵而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與南川永寧路合連破其龍爪海雲諸險囤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者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璘帥師急攻破其青蛇囤安疆臣亦奪其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賊是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每賂投降文以緩

官軍化龍以賊詭降檄令斬使焚書毋為所紿又虞綎與應龍有舊檄令無通賊綎械其人自明而吳廣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以報廣已而覘知田氏詐降以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既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絕賊樵汲八路大集海龍囤下遂築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縗視師化龍既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兵攻其後時天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霽明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徬徨長歎泣謂其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官軍遂登囤破其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兆龍等百餘

人播賊平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化龍露布以聞劉綎為軍功冠詔磔應龍屍戮朝棟兆龍等于市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川貴州

質實

龍泉本龍泉坪長官司元為思州安撫司治明神宗二十九年改為龍泉縣屬貴州石阡府今因之烏江在遵義府南境上有關明洪武中置沙溪在遵義府城南偏橋明初置長官司令屬鎮遠府玉壘在成都府灌縣西北三十里巖石上有鐫玉壘字桑木關在遵義府綏陽縣東河渡關在烏江關東水西宣慰司在貴陽府西北三百里海馬囤在遵義府城北為應龍穴壘青蛇關在遵義府城東落蒙關在遵義府城西崖門關在遵義府西北遵義平越二府今皆屬貴州吳廣廣東人童元鎮桂林右衛人江鐸仁和人田氏即七姓之一

秋七月旱

工科給事中王德完以祈禱雨澤奏言致旱有由縱其所以毒民者是也弭災有法衛其所以保民者是也今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餐羣黎逸圈內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憤無處得伸鬱結無時可解霖雨以天怒而屯肥蠹緣人妖而出如之何不早亟改前弦將各省黷貨之使一旦撤回則修省以實不以文何旱災之不禳哉疏入不報

質實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

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于獄廷杖除名

時鄭貴妃曰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貴妃即正中宮位其子為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內侍徵窺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具草及是上之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閣臣沈一

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為德完解帝亦不懌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耶為德完也如為皇長子慎無濟攖必欲為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質實 黄輝字平倩南充人李戴字仁夫延津人周盤澤州人

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兵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謂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時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皆不報

貿寶趙一平妖術倡亂明實錄趙一平浙之山陰人素習邪術儌詭喜亂會麗水妖婦王氏假稱佛號與義烏姦吏陳天寵傳香滛聚煽惑浙東其夫死一平夤緣妻之造指南經妖書令其黨分投兩都省署同日布散黄鼓人心黨獲懼誅改姓名曰古元逃竄徐州結納無頼猖狂大言已而流寓杭城誦經聚衆拒捕殺人變姓名亡命滄瀛間至寳坻為千户劉文所擒械京師即訊獄具一平王氏天寵皆戮西市梟首狗衆餘黨各論斬枷示遣戍有差李三才字道南順天通州人

辛丑二十九年春二月賑大同宣府饑

蠲免二府本年應徵錢糧

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税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阻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温純力爭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人詣闕為允貞訟寃言官亦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廷議以税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同留之允貞請益力聽歸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吏部尚書李戴等條上旱災封事言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今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盡剥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空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加

以頻值外警連與傾國之師卓殆馬煩行齎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比時賦稅之役比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而礦稅之議煩與貂璫之使四出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王法之事大畧以十分為率入于內帑者一瓜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饋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剝害小民至于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于如此不報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每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師邊備益弛會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默特察罕及巴圖已死冦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諸部就市貴利爭就欵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復設馬木二市先是泰寧孛顏賀寶頗福餘諸部屢犯邊後孛顏

小岱青悔禍欵塞請開木市于義州帝之二十三年遼東巡撫李化龍疏言其利廷議從之未幾遂罷并罷馬市小岱青為冦至是成梁力請復之後以為常○察罕舊作長昂巴圖舊作巴吐小岱青舊作小歹青今並改

九月河決開封歸德

開封歸德二府天水商邱等處黃河水發衝決蕭家口一百餘丈全河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變為平沙商賈舟不暇解維盡涸平沙之上商邱虞城夏邑多被渰没

趙志皐卒

志皐為首輔年七十餘髦矣柔弱為朝士所輕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皐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劾星者必及志皐每被言輙疏辨求引退然志皐才氣不如沈一貫張位而醇謹過之時帝益怠荒章疏沈閣官僚曠闕志皐亦頗論諫特以石星之故物議叢焉其乞休疏凡八十餘上俱不許在告四年至是卒于邸舍

賑貴州饑

貴州巡撫郭子星言六月十八日貴陽府定番地震自酉至戌有聲如雷黔東諸府衛及黄平五司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思南府大雨婺川縣大雨氷雹交作城内水深數尺去年苦兵今年苦饑黔東憂旱黔南憂水軍民重困議將湖廣四川二省協濟拖欠錢粮如數徵觧以賑全黔户部如議請報可實

定番州明成化中置程番府神宗時置州屬貴陽府今因之

以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並兼東閣大學士

鯉素鯁亮前在禮部持典禮多所建白申時行銜鯉不附已深忌之一日禮請吉時行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帝有意大用鯉徵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内豎客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

設誓緘合已是溺惑夫情然猶事理所有至云封識宛然而書誠為蠹蝕盡不

非敢聞卒引疾歸賡充講官時宮中方興土木大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罷遷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至是趙至皋卒沈一貫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與賡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

冬十月立子常洛為皇太子

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章救請下禮官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而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帝意亦悟命即日舉行既而復命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為皇太子同日封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初儲位未定時貴妃常要帝至大高元殿謁神設密誓立其子為太子帝因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為符契後廷臣爭之彊慈聖

知王合尚誠愨從何入尤傍傳會可笑緣當時在廷爭儲吽吺若右奇貨其計幸而得售遂爾矯語神奇史家無識遂作傳之且以為足資法戒之助失道遠矣

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懽於是皇長子遂得立為太子帝遣人取王合封識宛然發合蟲蝕書盡矣

質實福王後之藩洛陽瑞王後之藩漢中惠王後之藩荊州桂王後之藩衡州常潤常瀛並李貴妃生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八